欽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

欽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畧正編卷一百二十 己未年

九月初九日甲子 明亮奏言竊臣 分兵兩路從仁河口梅子嶺探蹤過剿張漢潮股匪該逆隨折回蔡家坪搶渡過河淹斃男婦數十人餘匪捨命淌過向鎮安屬之茅坪一帶逃竄臣 督催官兵由界牌石青銅關前進探知該匪已竄至羅家峽察其所向北竄可至商州境內東竄即入

山陽界內均可突入豫楚邊隘臣星夜馳抵雲
蓋寺據兵勇擒獲賊探黃琮供稱張逆探知東
北官兵繞截緊急已由赤腳坪兩河向西折竄
臣即由洞子溝東川西川等處追剿該逆晝夜
狂奔竄過猴子坪撤羅嶂向元灘子潛逃該處
路徑可通五郎亦通江河查五郎有前派鎮臣
木騰額帶兵一千餘名在彼堵剿惟西面廢成

永保所帶官兵總未能夾擊一次必係住紮地
方未得扼要 臣 趕抵江河據前探兵禀稱張
漢潮帶領餘逆已過江河由焦溪河向西奔竄
該處西通棧道南通城固洋縣 臣 知賊匪斷不
敢至平衍大路必仍由舊竄山路乘虛入棧又
探知慶成已至四畝地跟蹤追剿惟永保於八
月初九日駐紮大山岔至今未動 臣 札催囑其

飭令鄉勇隨同各要隘安設官兵剿除小股賊匪俟張逆折回並可夾擊集事 臣 相隔賊匪二百餘里若由賊竄之路進剿至棧道計程九百八十餘里若由城固洋縣大路抄至棧道祇六百七十餘里較爲近便 臣 同興肇鼓勵官兵倍道前進頃接恒瑞來信由寧羌趱赴 臣 營至洋縣地方探得張逆竄出我兵範圍由焦溪河向

西奔竄伊即帶兵向西追剿 臣 到城固趕上恒

瑞議定恒瑞從馬道驛堵截 臣 往褒城併力顧

住南面西面則有恒瑞從前所派鎮臣索費英

阿在楊家店堵禦吉蘭泰在太渠防堵 臣 朗札

飭該二鎮留心偵探並飭馬慧裕台斐音轉飭

寶雞鳳縣多備兵勇堵禦再查慶成永保所調

撒拉爾回兵約離棧道不遠已飛咨松筠轉飭

管帶員弁探明賊蹤相機截剿另派鎮臣長春
帶領滿漢官兵一千餘名在山陽堵剿派富成
帶兵一千五百名在鎮安堵剿丞保駐紮大山
岔兵力稍單仍令馬兆瑞將原帶官兵一千赴
丞保處協剿商州知州陳祁龍駒寨署州同蓋
方泌皆得鄉勇之心令其各帶壯勇實力堵禦
股小股賊匪見到處有兵不敢任意竄擾現衆

皇上添派官兵已有萬餘慶成承保若依前在鄖縣

聯銜奏定章程先將張逆大股兜圍夾擊必易

集事臣前次奏定與慶成從中合力夾擊因承

保將慶成邀同一路痛詞剿辦小股到處就延

並將派定跟追大股賊匪之富成馬兆瑞所帶

官兵任意撤赴別處在張漢潮大股匪衆不過

二千餘人近日經臣一路官兵連次痛剿所剩

男婦老幼及騎馬賊匪僅有千餘本無庸多兵

剿辦即該逆善於鋌走今復有恒瑞慶成與臣

三路官兵合力併剿兵威壯盛斷不能再延殘

喘再　臣　欽奉

諭旨命　臣　統領一路慶成永保及將弁等員皆受　臣

節制俾專權歸一不致掣肘　臣　受

諭旨篤更當存謙抑之念若任性專擅斷不能翕服

人心並蒙

聖心欣幸令一切以阿桂為法　臣　自烏什雲南金川

蘭州石峯堡等處隨同阿桂出兵遇事指教凡

打仗事宜皆知　臣　統辦至在川陝楚剿辦教匪

無不遵從阿桂歷日指教法度　臣　才具萬不及

阿桂而居心行事不敢不奉為典則嗣後惟有

益遵

聖訓竭力圖維仰副
聖主期許教悔之意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那彥成明亮曰張漢潮大股賊
匪經明亮分路迎剿即折回蔡家坪搶渡過河滋
蔓數十人餘匪向茅坪一帶逃竄是賊勢已極窮
蹙而其所以望風奔竄捨命偷渡至於滋蔓不斷
者究因明亮緊躡賊蹤不予以暇所致明亮於賊

匪竄渡後即須夜晝馳趕抵江河而張漢潮已過渡處由焦溪河向西奔竄若永保慶成能在彼堵住則張漢潮何從逃逸自屬可以就獲乃慶成永保在西南邊來夾擊一次現據明亮奏稱必係永保慶成駐紮地方未得扼要而言外之意自以伊二人竟在無賊處所躲避謂住且據稱如慶成已至四畝地跟蹤追剿永保於八月初九日駐劄大

迄至今未動景慶成雖亦觀望遲延不與明亮
同心協力但尚帶兵追勦不至按兵不動至永保
自八月初九日駐劄大山岔後距此次明亮九月
初一日發摺之期已閱二十一日乃並未動移一
步是此二十一日內永保竟安坐營中置賊匪於
不問豈非有心貽悞致縱賊逆法不能寬且昨據
宜綿奏永保七月間每次移營日期每日不過

二三十里至五六十里不等中間共計歇住至七日之多已屬玩愒之極而自駐劄大山岔後又株守二十餘日有心逗遛實出情理之外是松齡所奏貽悞軍務之罪永保爲重慶成次之一節自屬公論又據明亮奏前次奏定章程原擬與慶成從中合擊因永保將慶成邀同一路藉辦小股到處躭延並將派定跟追大股賊匪之富成馬兆瑞所

帶官兵任意挈赴別處尤為可惡可恨試思張漢
潮小股賊匪為數無多有何緊要豈有將張漢潮
大股賊匪捨之不辦而轉藉詞剿辦小股將常成
等官兵挈赴別處之理所稱別處者係何地方又
係何股賊匪顯係恭保妒忌明亮成功多方掣肘
而張漢潮得以乘間竄逸竟由恭保有心縱賊放
令脫逃著交那彥成會同松筠將以上指出各情

節向永保嚴切訊問如此大張漢潮逃竄之路即
係明亮原派富成馬兆瑞堵截之路因永保將富
成等掣赴別處以致該處無人堵禦令得脫逃則
是永保不但逗遛妒功竟保護庇張漢潮黨惡縱
寇莫此為甚若果如此其罪尚可赦乎 那彥成於
節務須嚴切訊詰不但專訊永保並向永保一路
帶兵員弁及富成馬兆瑞逐加確查嚴訊一得的

實罪狀並取具永保親筆供詞即按照軍律定擬
具奏至慶成自到陝後惟知蹟附永保互相觀望
以致稽延多日坐失機宜其罪亦無可逭惟慶成
前次剿賊會經得受重傷且此次亦曾在四畝地
追剿賊匪以視永保之安坐多時置賊於不問者
稍覺有間亦著那彥成松筠將慶成種種玩悞之
處切實嚴訊並查明四畝地追賊之事是否確實

一併定擬具奏即明亮追勦張漢潮以來亦有似
永保之逗遛不進處否那彥成松筠亦當據實嚴
奏不可稍有瞻徇至明亮奏稱居心行事總以阿
桂爲則所奏不確朕令明亮效法阿桂而明亮即
以效法爲詞試問明亮若能效法阿桂之清何至
到處勒索若能效法阿桂之勇何至乘轎避賊此
等詭辯何所用之明亮既稱向日隨同阿桂出兵

儼然以宿將自居今那彥成係阿桂之孫明亮若以伊孫晚輩心存輕視則非和衷共事之道但又不可因那彥成係朕特經派往又係軍機大臣為阿桂之孫明亮即將軍情重務全諉之於那彥成一人自圖卸責則明亮不又為現在之永保乎那彥成甫經到陝所帶亦係新兵於該處賊情及道路要害未能深悉明亮在彼剿賊已久自為熟手

務須知感知奮幫助那彥成會同剿辦或伊二人分作兩路帶兵兜截自更得力如能將張漢潮即行拏獲則那彥成之功即係明亮之功明亮不但可將功折罪並可仍邀恩賞若再不知奮勉則承保即前車之鑒再明亮摺內稱賊匪斷不敢至平衍大路必仍由舊竄山路乘虛入棧現在恒瑞已由寧羌帶兵向西追剿又有索費英阿吉蘭泰在

西面防堵是西路已堵禦嚴密賊匪未必能竄入
棧道明亮若能在陝境擒獲張逆固屬甚善倘張
漢潮已竄入棧道明亮係屬參贊應即帶兵馳赴
川境躡蹤追剿不得以驅出陝境即可塞責至那
彥成與松筠訊問永保各情節不過數日可以定
案那彥成既經派往督辦軍務現又令盛京吉林
兵陸續赴伊一路交其統領即可前赴川省督同

剿辦務於冬三月內一律剿竣方為不負委任

同日伯麟奏言查晉省抽撥馬匹內有省城滿漢各營及太原鎮標並各路驛馬共計九百匹已於八月二十三四五六等日陸續起解計刻下方出晉境今奉

諭旨令解往河南陝州一帶供吉林官兵過境乘騎赴陝臣 隨已飛飭解馬弁兵取道陝州并移咨

河南撫臣吳熊光於豫陝連界地方酌定收馬處所派委大員前往點收此外尚應撥解馬四百匹方足一千三百匹之數 臣 又將大同鎮解到馬六百匹內照數挑撥仍飭弁兵徑送陝州一帶交收其大同鎮多備馬一二百匹已飭令解回至原撥綏遠城馬一千匹尚未咨報起解現亦飛咨停止再此項[illegible]解營解馬一千三百匹

諭恐一時購買未必盡得好馬臣 即遵
旨於察哈爾就近撥還分給營驛補額較為省便現
已移咨察哈爾都統遵照辦理奏入報
聞
十一日丙寅松筠奏言臣 於本月初一日城固途
次會晤明亮與鑾詢悉張逆大股賊匪已由五
郎西竄伊二人會與恒瑞商分投追剿是以

趕緊前進慶成連夜追賊亦於初二日辰刻趕
至明亮軍營會議遄發 臣 會面詢明亮因何日
久迄未成功據云總緣前無攔截之兵以致耽
延時日慶成尚能打仗追賊永保於八月初九
日紮營孝義廳之大山岔迄今並未移營查慶
成自紅巖子打仗由西北追賊已赴棧道抄截
而永保仍住大山岔以嚴防北面爲言其畏葸

停留已在

聖明洞鑒之中是伊三人同爲貽誤軍機而永保之罪實重至恒瑞前由漢中東發因張漢潮竄至商州遂由石泉漢陰進剿迨後賊竄五郎旋即帶兵折回洋縣城因與明亮會晤商定分路截擊現已趕赴華陽留壩一帶探蹤逼剿此明亮興肇恒瑞慶成永保近日帶兵情形也至張漢

潮一股逆據採報竄至洋縣鐵冶河勢趨棧道
査鐵冶河西南可通馬道驛正西可通留壩東
北可通武關均係棧道通甘省之路而寳雞之
二里關尤爲扼要臣飛飭甘省駐守楊家店之
總兵索賚英阿駐守太渠之總兵古蘭泰駐守
秦州之臬司廣厚陝省駐守鳳縣之道員王文
涇多差兵勇分路確探一遇賊匪竄近即督率

兵勇竭力堵剿所調撒拉爾回兵已於八月二
十四日由循化起程因飭帶領回兵之知府王
榮聚等於行抵鳳縣時協同王文涉探明何路
緊急派赴何路截剿 臣 現於洋縣一帶督飭各
地方官團集鄉勇嚴行堵禦以期少助兵力茲
蒙
皇上特派尚書那彥成來陝督辦不日可到 臣 郎札

商酌定適中之地駐紮就近稽察以便督率剿
辦一面札知明亮等各將賊匪奔竄處所及官
兵打仗情形隨時具奏并應馳報那彥成以憑
查核
松筠又奏言竊臣欽奉
諭旨令查訪領兵各員優劣據實密封陳奏伏思各
路領兵大員皆身受

聖恩當此賊氛不靖黎民困苦之時捐廉項雖不足

以仰答

高深乃因循玩愒飾廉師老養寇殃民實堪憤恨查

現在領兵各員如叅贊明亮久歷戎行素稱知

兵以剿辦張逆而論其布置兜截所言似合機

宜其實罕有成效盡因年近七旬精力頹敗所

致將軍恒瑞前在湖北戰功爲最追後追剿藍

白兩號賊匪肅清甘境頗著勞績亦因年近六旬於督飭將弁鼓勵鄉勇等事精力似不如前將軍慶成雖打仗殺賊能以身先士卒然中無主見聽人行止領隊則可若出謀發慮非其所長署巡撫承保無謀無勇惟知利已過則歸咎於人不但弗克領兵剿賊於地方百姓亦屬不能休養至川省之額勒登保不獨打仗殺賊奕

勇勒保其於應支餉銀賞項之外亦毫無染指其次德楞泰打仗殺賊亦稱奮勇俱蒙

明詔再查邪匪滋事始於湖北其時湖廣督臣畢沅不爲經遠之計希冀旦夕成功一切皆照湖南辦理苗匪時供支務從豐厚倘有額外應酬以圖取悅於兵者既久官兵入川入陝遂爲成式嗣後縻餉漸多各省管理糧餉大員恐

餘羣弃始大加裁減

今上親政以來屢頒

嚴旨整飭戎行領兵大員咸知警戒縱有貪利之人

已無綢利之術供臨征兵勇馱騾夫價暨衣屦

等項若過爲裁減恐無以鼓勵士氣是以臣飭

陝省隨營各糧台固不准濫行供應而於臨征

兵勇仍不使稍有苛刻俾三軍挾纊以期迅速

蔵事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那彦成松筠曰松筠覆奏永保等罪狀輕重所論甚為公當永保帶兵截剿張漢潮一股賊匪總未與明亮夾擊一次昨據明亮奏稱永保自八月初九日駐劄大山岔後距伊九月初一日發摺之期已閱二十一日並未移動一步今松筠之摺係九月初四日拜發亦稱永保迄今

並未移營是永保在彼擁兵安坐已有二十五日

而七月間每次移營日期前據松筠奏每日不過

二三十里至五六十里不等中間共歇住七日其

玩愒遲延已出情理之外且恒瑞已與明亮會晤

商定分路截擊而慶成亦於初二日趕至明亮軍

營乃永保惟知在大山坳紮營一味株守是其意

總不欲與明亮見面祗在無賊處所躱避閒住有

心貽悞實爲可惡可恨昨已有旨令那彥成會同
松筠將伊種種遲遛玩悞之處嚴切究訊至慶成
雖現據松筠奏稱已趕至明亮軍營會議進發但
慶成素性巧黠自因伊與永保近日聯銜奏報之
摺未見批回心存疑懼因而拋却永保暱就明亮
雖現在隨同明亮打仗追賊其從前依附永保觀
望逗遛之罪仍不可恕那彥成松筠仍當據實查

明按律究擬至松筠所奏明亮素稱知兵此次剿辦張逆所言似合機宜其實罔有成效明亮剿辦張漢潮一股雖頻殲賊匪然亦有敗衂之時朕非不知況經年累月總未能擒渠蔵事成效安在恒瑞前在湖北頗知奮勉又將藍白二號賊匪屢次兜剿蕭清甘境誠爲著有勞績近日督率兵勇進剿稍不如前自亦因年歲較大筋力漸衰之故松

篘所奏俱是其稱額勒登保不獨勇而且廉德楞泰打仗亦稱奮勇俱係評論得當不虛延訪至永保前在華林敗衂尚係馬兆瑞帶兵救出否則必至大有挫失永保旣因冒昧打仗至有虧折自應據實直陳乃前次奏摺含混其詞將馬兆瑞及遊擊哈三泰等一併籠統列名保奏豈非掩敗爲功並著那彥成松篘先向馬兆瑞詢問前次永保華

林之敗是否實係伊帶兵救出並查明承保所保之遊擊哈三泰等是否亦在陣前一同出力援救如該遊擊等果係一同出力殺退賊匪則承保雖輕進致敗而該遊擊等究能救援主將不爲無功自應照前旨加恩倘該遊擊等並未認眞殺賊祇係隨同承保敗陣脫身而承保將伊等冒功請賞即當據實奏明一併革退其濫行保奏亦即係承

保罪狀之一端並至松筠所奏現蒙特派尚書那
彥成來陜督辦已經札商酌定適中之地駐劄並
令各路彙報軍情一節此則非朕本意朕所以特
派那彥成前往陜省者原令會同松筠審辦永保
慶成並督同明亮剿辦張漢潮一股賊匪那彥成
到彼或與明亮併力進剿或分路截擊皆應相機
辦理若張漢潮果竄入棧道則那彥成並當與明

亮一同入川追剿並應受額勒登保節制是那彥成總當以督兵剿賊為重安有在適中地方駐劄不動藉奏各路情形之理如松筠所奏則陝省境內豈不又添一彙報軍情之經略勒保乎諒那彥成亦斷不肯出此也又據松筠奏軍營借支一項由於畢沅不為經遠之計務從豐厚尚有額外應辦沿習既久川陝遂為成式所奏自屬實情松筠

以懲征兵勇馱騾夫價衣履等項若過為裁減恐無以鼓勵戎行所見甚是各路軍營浮冒支銷自應嚴查核辦至於兵勇必需之項不可少有短缺松筠係公正之人自斷不肯相沿冒濫惟當核實辦理俾將項不至虛糜而兵丁等不至竭蹶方為妥善其畢沅從前辦理浮濫之處將來自可另行核辦也

十五日庚午明亮恒瑞與肇奏言竊臣明亮馳抵
褒城之雞頭關探知恒瑞已帶兵趕到馬道并
據前探兵勇報稱張逆大股匪衆知棧內已有
官兵遂不分晝夜冒雨由山內向北狂奔竄至
江口玉皇廟一帶杳該處離留壩武關廟臺子
均在百里之內臣當將所帶步隊官兵分撥於青
橋驛二十里鋪馬道武關驛等處嚴堵以防賊

入渠間竄出臣與興肇率領索倫馬隊並荊州
等處官兵倍道前進趕抵留壩遇見恒瑞告知
廟臺子南星柴關嶺三處已派總兵觀祥協領
佛爾卿額副將九十等分兵馳往堵截恒瑞亦
即督催官兵總進次日接恒瑞來札據觀祥稟
報賊匪因探知入棧各要口均有官兵不敢出
大路竄入即翻山由深林密箐向東叉河一帶

潛逃經該鎮等帶領馬步隊緊隨前進恒瑞閻
信即督催兵勇趕上賊尾斃賊百餘名生擒趙
敏學等二十三名餘匪恐官兵緊追將馬騾馱
死大半填塞山路皆拚命扒越老林逃竄該處
路徑紛歧在在可通甘境該匪探知楊家店有
兵堵禦即由李家灣永寧河一帶竄入徽縣境
內查臬司廣厚現在秦州帶兵防堵聞撤拉爾

回兵由禮縣前來西北兩面俱有官兵臣札知
慶成由馬道就近從暑陽一帶確探迎剿堵住
南面臣等分路從東兜剿盡力趕辦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明亮曰此次明亮帶兵趕抵留
壩恒瑞亦接續前進賊匪不敢竄入棧內翻山向
東又河一帶潛逃並因官兵追剿緊急將馬騾戳
死大半填塞山路實為可恨此等詭計朕亦素有

所聞其意即將馬騾填塞山路以遏追兵又恐馬

騾爲官兵所獲先行戳死雖係賊匪狡猾常技而

其窮蹙情形即此已可概見現據明亮奏秦州有

廣厚帶兵防堵撤拉爾回兵亦由禮縣前來西北

二面俱有官兵明亮已札知慶成令從畧陽一帶

確探迎剿堵住南面明亮同恒瑞等分路從東兜

剿又係四面閤合務須趁賊匪窮竄之時併力合

擊速行剿殺張漢潮二股賊匪輾轉竄擾陝甘兩省無不人人憤恨撒拉爾回兵亦必同深切齒若張逆向甘省徽縣一帶奔竄遇見撒拉爾回兵自必迎頭奮擊加以明亮等分路兜圍或此股逆匪罪惡貫盈應於甘省一鼓撲滅未必非一好機會也至明亮摺內稱恒瑞趕上賊尾斃賊百餘名現在張漢潮業已翻山扒越老林逃竄可見官兵未

能擱截即在賊尾小有斬獲大約皆係老弱難民何必鋪張其詞此後明亮等帶兵追剿如不能將眞正賊匪痛加殲戮轉不必以此等習見套語敷衍入奏也

十六日辛未

盛京副都統額勒亨額奏言此次

盛京官兵分爲八起行走臣帶領頭起於八月二

十二日入河南安陽縣境九月初二日至南陽
府途次適接撫臣吳熊光知會楚省現已無需
兵力囑於南陽暫住整頓軍裝改道赴陝嗣吳
熊光自樊城江岸回至南陽面晤將楚陝剿賊
緩急情形詳悉告知並據吳熊光與湖北撫臣
高杞會商將楚省所備軍需解赴南陽與豫省
籌辦各項一併在南陽支放較為便捷連日二

三四起官兵接踵而至各處所調馬匹亦經吳
熊光分路派員星飛催儹前來　臣　照吳熊光所
奏先令每兵支領騎馬一匹其餘一應軍需俱
已支應足用現在吳熊光接據探報張漢潮尚
在鎮安一帶分股奔竄　臣　即須整旅而進第恐
馬力不足隨飛咨陝省速將所備馬匹趕解商
州以資接濟更換並擬定官兵二千名分為四

起臣先帶頭起於十一日自南陽起程馳赴陝
隊交界之荆子關一面飛催後起各兵陸續前
進在荆子關會齊即日統領整隊赴陝惟有確
探賊蹤實力勦剿將張逆一股迅速撲滅以期
仰副
聖主委任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額勒亨額曰此次該副都統帶

兵在途行走該兵丁皆能遵奉約束甚屬安靜朕已密經訪聞此皆由額勒亨額督率得宜深爲可嘉令額勒亨額於行抵南陽後面見吳熊光商定將官兵二千分爲四起額勒亨額先帶頭起由南陽馳赴陝豫交界之荆子關一面飛飭後起各兵陸續前進彙齊後即統領赴陝所辦俱妥但額勒亨額甫到陝省於該處賊情及道路要害俱不能

諳悉即新兵亦人地生疎如遇見賊匪輕與接仗
恐未必能得力轉不足以鼓新兵銳氣額勒亨額
於各起彙齊後當即帶領新兵二千徑赴明亮軍
營彼時那彥成審案完竣亦當赴明亮處額勒亨
額總聽伊二人指使派往何處堵剿即當鼓勵新
兵勉力自奮以期攻鋒而用不可急於見功稍涉
冒昧

同日廣厚奏言臣接據探報陜省賊匪張漢潮一股經恒瑞等剿敗後由洋縣之七盤梁竄至鳳縣廢邱關等處該處距兩當之楊家店僅五六十里今春該匪曾由此路竄入剋下被剿情急或仍循舊路拚命奔逃雖鎮臣索費英阿帶兵一千餘名在彼防堵但該處山徑紛歧難保不乘間偷越臣一面飛咨索費英阿嚴密堵禦

一面隨即帶兵起程並知會吉蘭泰妥爲防守

相機策應務使該匪不致闌入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溫貴厚曰張漢潮賊股本在陝境游竄昨據明亮奏因被官兵逼剿緊急向北狂奔又探知楊家河有兵堵禦卽由李家灣一帶竄入葭縣境內楊家店地方係索費英阿在彼防堵賊匪不敢闌入自因該處官兵堵禦得力現在廣厚

已帶兵前往並知會吉爾泰相機策應所辦亦好
張逆一股敗殘竄為數無多今屢被官兵剿殺
逃至甘境其勢已極窮蹙廣厚等於春間節次堵
剿即時驅逼出境頗能嚴密此時又加以新調之
撒拉爾回兵自更得力廣厚等督率官兵奮力截
擊而東面又有明亮等躡蹤追剿慶成又在南面
攔截若廣厚等三人能將張逆擒獲蕆除淨盡即

保侯學索費英阿吉爾泰三人之功朕必加以懋
賞縱不能即時撲滅亦當併力嚴堵設法兜圍一
俟明亮等兵至■■圍夾擊否則亦須將張逆一股
逼出甘境勿任乘間他竄
十七日正[illegible]領劉登僎奏言竊臣帶兵由若草河
若溪而進因連日大雨河水陡發兵行畧有阻
滯八月二十二日追剿至阿江之太平山遥見

對面腦門子山梁搭有賊棚並有賊匪四散擄掠太平山與腦門子兩山相對中隔深溝坡坎陡險迨我兵進抵溝底賊已知覺在山梁擲石放槍吶喊抵禦臣隨派令侍衛安祿副將穆克登布等帶領馬隊官兵從山之右面進攻綠兵楊遇春及各將弁帶領步兵由左面進攻臣居中接應賊匪倚恃山險抗拒適時被我兵鎗礮

擊斃數十人賊稍退却 臣 督率三路官兵乘勢
搶上山梁賊匪紛紛潰竄我兵追過數重大山
殺賊二百數十人賊衆自相擁擠滾巖跌斃者
不計其數生擒男婦三百餘名內有頭目劉文
耀一名並鮮大川之女三口奪獲騾馬鎗礮刀
矛甚多惟王登廷鮮大川苟文明三逆率其餘
黨又復兔脫 上 仍郎帶兵由小津壩一帶追剿

前進沿途搜捕落後賊匪八九十人賊夥中被脅之人連日紛紛逃散王登廷又與鮮大川等分夥向官壩陳家峽竄去鮮大川等向宵箕背望月山竄去該處距老林不遠該匪等欲逃匿其中或合或分以爲牽綴官兵之計實屬可恨

臣

正在率師相機剿辦適據探差禀報及詢之難民知甘省竄來藍號張世龍一股近由廣元

竄至川境 臣 前次剿剩之楊開甲一股數百人亡與合夥現又由大黑灘羅家壩逃竄仍有由廣元闌入寧羌之勢查此股賊匪於陝甘地界游奕日久昨由百丈關衝卡入川勒保曾奏明令 臣 就近探剿是以前於剿辦王登廷等股之時即一面探聽張世龍蹤跡茲該匪又向廣元大路逃逸該處防守之兵不足深恃 臣 於八月

二十七八等日帶兵馳抵廣元之分水嶺百丈
關張世龍等知官兵追來已先由旺蒼壩過河
向廣元大路竄去途次獲犯僉稱賊匪因川中
官兵追殺利害仍欲逃往陝甘躲避二十九日
三更 臣 冒雨率領馬隊由旁路馳出賊前向大
路攔截令步兵緊跟賊蹤趕剿未刻行抵尖山
子黃土坡計程已九十餘里追及該匪後隊進

而馬隊已繞出賊前抵其逃竄之路賊匪始猶
抵拒我兵鎗箭齊發斃賊數十人賊衆見兩面
有兵遂不敢走大路俱向北面黑山遁去官兵
復追剿四五十里斬獲四百數十人自行逃散
者又復不少查廣元大路既經官兵截住賊匪
不能竄去而黑山亦有小路可出黃壩驛復派
格布舍穆克登布帶兵徑由大路速赴朝天關

七盤關黃壩驛堵禦　臣亦帶兵由一碗水茅壩
迎截該匪果由此路竄來一聞前面有兵仍由
木瓜園折回舊路是棧道已可無虞此一帶萬
山叢雜路徑分歧與陝境接連之處甚多　臣就
所帶之兵連日分路於天仙坪鷹嘴巖等處截
剿沿途亦多斬獲張世龍等已由董家壩折回
南江界內惟沅正慫一股又竄至廣元之水磨

壩野人村恐亦入陝臣現已由周家壩進發務

將該匪全數截回南江通江一帶以便與王登

廷鮮大川苟文明冉添元等逆一併剿洗清寧

現在廣元已飛速札知嚴密防堵設有剿賞賊

匪竄至總當趕緊截殺萬不可令其他竄至速

次拏獲賊匪除訊明從逆日久應行正法外其

餘被脅之人及白行逃出者均飭知州劉清散

給銀米路票遣回原籍至臣隨時剿賊情形俱
經報明勒保因廣元距達州較遠恐其往返稽
遲謹具摺附便奏
聞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額勒登保曰此次額勒登保追
剿王登廷鮮大川苟文明等賊匪在南江之太平
山地方痛殲賊眾又因甘省竄來藍號張世龍一

股欲入寧羗阮正遴一股亦竄至廣元之水磨壩一帶額勒登保探明賊蹤兩次帶兵截殺將張世龍逼回南江界內現又由周家壩進發欲將阮正遴一股全數攔回南江通江一帶所辦俱好前因湖北李淑等股竄入二竹急需剿辦而川省王登廷一股尚易搜捕是以諭令額勒登保將王登廷一股交與魁倫剿辦額勒登保前赴湖北會同倭

什布德楞泰等協勦今李淑徐添德竄回川境湖
北賊氣已遠而王登廷現與鮮大川苟文明冉添
元合夥肆擾又有張世龍阮正滙二股竄至廣元
意欲逃入陜境以現在賊情而論川省又爲著重
前此陜省張漢潮一股屢在陜楚邊界往來遊奕
並欲乘間竄入豫省明亮等追勦日久迄今未能
撲滅近又奔近甘省且欲乘虛入棧偪王登廷各

股又復闌入陝境則剿辦更爲棘手今額勒登保
酌量緩急情形不赴湖北即在川省督兵攔截甚
合機宜至額勒登保將連次被脅逃出之人均交
與劉清妥爲安撫所奏亦甚得其人其所稱臨時
剿賊情形俱經敘明勒保因廣元相距達州較遠
先行具奏一節所見亦是著俟勒保彙齊具奏則
此時尚未奏到又安用株守無能之經畧乎現在

已授額勒登保為經略各路皆其統領額勒登保打仗殺賊奮勇素著自不待言即此次截剿賊匪殲戮多名亦實能出力惟伊於漢文不甚諳曉此後額勒登保惟當將伊一路剿賊情形隨時速奏其餘各路如那彥成明亮魁倫德楞泰倭什布等皆自行陳奏並可無須額勒登保代為奏報若當剿賊喫緊之時又復繕辦各路軍情漢字奏摺轉

恐因此耽延於剿辦機宜殊屬無益額勒登保當
以勒保為鑒不可如彼之安坐軍營惟知彙報塞
責也至現在派往陝省之盛京兵二千吉林兵一
千係專為剿辦張漢潮一股此項官兵既經到陝
將來自應令其赴川協剿但必須那彥成明亮等
將張漢潮賊衆剿辦完竣陝境廓清方可調赴川
省此時陝省正需兵力斷不可遽行檄調額勒登

保惟當督率現有兵力速將王登廷等股賊匪趕緊剿淨再察看何路緊要即赴何路奮擊務於年內以次殲除方爲不負委任